

暮日耀光

韦庆远 著

张居正与
明代中后期
政局(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暮日耀光

(上)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 韦庆远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594-0052-9

I. ①暮… II. ①韦… III. ①张居正(1525-1582)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9660 号

书 名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著 者 韦庆远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5×965 毫米 1/16

印 张 53.25

字 数 800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52-9

定 价 1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目

| | |
|-----------------------------|-----|
| 绪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 1 |
| 第一章 早岁峥嵘····· | 26 |
| 第二章 生于忧患····· | 51 |
| 第三章 科举道路和翰苑生涯····· | 62 |
|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 79 |
|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忧国····· | 111 |
|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涡····· | 133 |
| 第七章 嘉隆交替与张居正入阁····· | 155 |
| 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 174 |
| 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 264 |
| 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 361 |
| 第十一章 幼年万历与张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关系····· | 413 |
| 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饬吏治····· | 441 |
| 第十三章 为天下理财····· | 488 |
| 第十四章 申严军政,发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 575 |
| 第十五章 厉行法治,刑期无刑····· | 610 |
| 第十六章 对驿递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 631 |

| | |
|------------------------------|-----|
| 第十七章 整治漕运和高拱、张居正的分歧····· | 649 |
| 第十八章 敦本务实的学术思想和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 679 |
| 第十九章 以夺情事件为中心的反张高潮····· | 700 |
| 第二十章 屹立在权势的巅峰上····· | 714 |
| 第二十一章 张居正去世与政局大变····· | 741 |
| 第二十二章 功罪凭公论，青史有是非····· | 779 |
|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大事记····· | 795 |
| 引用文献和参考资料····· | 821 |
| 后 记····· | 833 |

上册目录

| | | |
|----|-------------------|---|
| 绪论 |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 1 |
|----|-------------------|---|

第一章 早岁峥嵘

| | | |
|-----|-------------------------|----|
| 第一节 | 护卫卒的孙子，起自“苦笃贫家”的神童····· | 26 |
| 第二节 | 备受器识与孳生恩怨····· | 29 |
| 第三节 | 修竹的风格和早年的人生追求····· | 36 |
| 第四节 | 荆州，这一片热土····· | 40 |

第二章 生于忧患

| | | |
|-----|--------------------------|----|
| 第一节 | 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一个擅权执拗的皇帝····· | 51 |
| 第二节 | 哀民生之多艰····· | 58 |

第三章 科举道路和翰苑生涯

| | | |
|-----|------------------------------|----|
| 第一节 | 经世实学与八股时文的冲突——参加会试的一次挫折····· | 62 |
| 第二节 | 身在翰苑，忧思天下····· | 65 |
| 第三节 | 激切进言，痛论时政····· | 68 |
| 第四节 | 对嘉靖其人和嘉靖朝政事的反思····· | 75 |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 第一节 失意于污秽混浊的官场····· 79
- 第二节 接触到险恶起伏的政潮和对夏（言）严（嵩）斗争的思考····· 90
- 第三节 善处于严（嵩）徐（阶）斗争之间····· 95
- 第四节 周旋于政争漩涡之中与对徐阶的期许····· 104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忧国

- 第一节 隐晦待时，惆怅南归····· 111
- 第二节 山居六载，寄情山水····· 115
- 第三节 人在江湖，情系社稷····· 120
- 第四节 出山回朝，面对变局····· 127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涡

- 第一节 徐阶倒严的彻底胜利····· 133
- 第二节 徐阶当国后的政局····· 141
- 第三节 徐阶对海瑞上疏等问题的调息····· 144
- 第四节 张居正在嘉靖末期地位的变迁和“应变”准备····· 147
- 第五节 与高拱“相期以相业”····· 152

第七章 嘉隆交替与张居正入阁

- 第一节 一个心理变态、庸碌猥琐的皇帝····· 155
- 第二节 《嘉靖遗诏》的发布和治道转轨····· 167

| | | |
|-----|--------------|-----|
| 第三节 | 张居正破格入阁和伸展抱负 | 170 |
|-----|--------------|-----|

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 | | |
|-----|----------------------|-----|
| 第一节 | 嘉隆时期内阁地位的提高和首辅制的形成 | 174 |
| 第二节 | 隆庆内阁与“九相”的浮沉 | 183 |
| 第三节 | 徐阶、高拱的角逐与徐阶的败北 | 191 |
| 第四节 | 高拱与赵贞吉的斗争及阁权归高拱 | 220 |
| 第五节 | 张居正在内阁内讧中的角色与高张并相 | 232 |
| 第六节 | 阁员学术分歧在政治上的反映 | 238 |
| 第七节 | 高拱、张居正的实学思想和对理学末流的批判 | 253 |

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 | | |
|-----|----------------------|-----|
| 第一节 | 两个纲领性文件的提出 | 264 |
| 第二节 | 张居正在隆庆前期的地位和作用 | 293 |
| 第三节 | 高拱、张居正的知人和用人 | 301 |
| 第四节 | 高拱对人事制度的整顿改革 | 311 |
| 第五节 | 促成俺答封贡的实现 | 322 |
| 第六节 | 取得擒斩汉奸赵全和瓦解板升叛乱势力的胜利 | 341 |
| 第七节 | 高拱、张居正的重商思想 | 347 |

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 | | |
|-----|----------------|-----|
| 第一节 | 隆庆末叶高拱张居正矛盾的激化 | 361 |
|-----|----------------|-----|

| | | |
|-----|----------------------------|-----|
| 第二节 | 朝臣角逐与宦官矛盾的交错盟合····· | 370 |
| 第三节 | 《隆庆遗诏》与高拱被逐····· | 378 |
| 第四节 | 以构陷高拱为中心的壬申政变····· | 386 |
| 第五节 | 张居正接任首辅与李、张、冯政治铁三角的形成····· | 403 |

绪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张居正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其生前或死后，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当其功业最盛之时，即有人疏劾他“威福自己，目无朝廷”^[1]；在其死败之后，更有人丑诋他为“挟权阉之重柄，藐皇上于冲龄，残害忠良，荼毒海内”^[2]。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竟然把自己当年的恩师良辅，曾被他一再谏称为“股肱之臣”的张居正斥为巨恶元愆，一再追讨朽骨，坐以大逆，还说什么“本应剖棺戮尸”，一下子将之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即使在朱翊钧仍当朝在位之时，便不断有人肯定居正“有社稷之功”，是“救时之相”，每因时穷势蹙而“倍思江陵”。入清以后，清世祖顺治皇帝也亲自驳斥继续攻击张居正的言论^[3]。

[1] 《明史》，卷二二九，《刘台传》。

[2] 李植：《言事纪略》，卷一。

[3] 据清初释道忞著《北游录》记载，道忞有一次在顺治面前又讥讽张居正不应揽权擅政，顺治态度鲜明地批评这种说法，说：“老和尚罪居正揽权，误矣。彼时主少国疑，使居正不朝纲独握，则道傍筑室，谁乘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矣。”

清人傅维麟在其所撰《明书》的列传中，将严嵩和张居正二人并列为“权相”，虽然着重之处有所不同，但亦屡受史家非议，指为败笔。可见，从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论张誉张及斥张者始终绵亘不断。张居正问题一直是明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问题之一。

进入 20 世纪，有关评价张居正的争论仍然不时起伏，有时还引发过激烈的论战。被公认为学术大师的梁启超赞誉张居正不遗余力，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李德裕并列的六个大政治家之一，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1]。但另一亦被认为是学术大师的钱穆，则对张居正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张不应该“以相体自居”，“不应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并不是大臣”，“是权臣，是奸臣”^[2]。两位大师截然相反的看法，无非是数百年来本已存在的对立意见的集中反映。针对钱氏的说法，徐复观教授拍案而起，写出《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的权奸问题》一文以批驳之^[3]。其后，不但在史论中，亦有在文学作品中攻击张居正“弄权”的，但也立即遭到强烈的辩驳，有的学者为此而提出“为历史和张居正辩诬”，甚至为“乱诬古人，再提抗议”^[4]。凡此，都说明致力撩开历史的雾幔，公正地论述张居正功过，尽可能复原历史上真实的完整的张居正，仍然是史学工作者不容推卸的责任。

近数十年来，海峡两岸出版了好几种张居正的传记、年谱，中外史家撰写的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也由于一些已尘封数百年的史料被发掘使用，显然已将对张居正的研究推向纵深发展，作出很多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说。特别是，对他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过的丰硕成果，论者总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当然，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其人其事其器识品格其学术主张，对他所处的时代以

[1]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专传的做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6 册。又参见梁氏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1911 年《新民丛报》汇编单行本。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2 年台湾印行单行本，1980 年香港大学重印本。

[3] 参见台湾《湖北文献》第 1 期，196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3。

[4] 参见刘道平文，《艺文志》第 43 期，1969；杜松柏文，《艺文志》第 45 期，1969。

及他曾起过的作用，难免仍存在不少分歧，这是在深入探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学术研究恍如滔滔东去的大江，后浪紧赶着前浪；学术工作者又恍如参加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一程接着一程。学术永无穷期，研究永无终极。有争议有分歧，就意味着必须再作努力。与其各说各话，不如认真地进行讨论。笔者驽钝，经过十多年来对张居正有关问题的摸索思考，也逐渐对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故此在这本书中，除对传主的生平、经历，按照其发展顺序加以阐述外，还集中较多的笔墨，针对一些现仍存在的主要分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愚者一得，所见也难免偏颇，仅是为了就正于海内外师友。

二

首先，是中国在16世纪中期出现的大改革运动，应该定位为“万历初元大改革”，抑是“隆（庆）万（历）大改革”的问题。

张居正（1525—1582）是一个跨越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和成长于嘉靖朝，建立功业始于隆庆朝，极盛和死败于万历朝初期。如所周知，这半个多世纪风云多变，政局大起大伏，经过正德和嘉靖荒诞昏乱的恶政之后，已经达到了土崩鱼烂、国将不国的边沿，由于张居正（前期也有高拱）大力进行改革，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挽回颓势，出现过由乱入治的前景，但因居正的死败，改革事业被彻底摧毁，又转入由治入乱的厄途。

隆庆朝为时短促，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仅有六年之久（1567—1572），且其人猥琐庸碌，以懒著嗣位后迷溺声色，追求奢逸，无心振作，本非有为之君。他“临朝无所事事”，其惰怠苟安的习性，正与朝野有识之士对形势忧深虑切的焦灼成为鲜明对比。但此人也有一个长处，就是能信任内阁大臣，特别是对时任首辅的高拱，以及当时与高拱密切合作的张居正，放手让他们做事。高拱和张居正好利用了此一空隙，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举措。隆庆朝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既是受形势严峻所迫，人心思变，非变

难以幸存；但亦与高、张二人敢为天下先，敢于揭橥和坚定推行改革有关。

近年发表有关张居正的论著，多有将明代中期出现的大改革运动称为“万历初元改革”，或“十年大改革”，而罕有对早在隆庆时期即已在多方面着手，并且在很大规模上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改革举措作较充分的论述。准确地说，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举凡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特别是，由高张决策，巧妙地利用屡为边防大患的蒙古俺答部贵族家族内的矛盾，利用俺答孙儿把汉那吉来降并予释回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俺答同意罢兵，实现封贡开市，并执叛人赵全等来献，为汉蒙民族团结互助揭开了新的一页，“款市事成，西北弛备”，有效地在西线创造出长达数十年边境宁谧的安定局面。凡此种种，都是有确凿的事实可供稽考的。

可以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 and 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在隆庆时期奠定初基，万历时期的改革势难如此迅猛地得到开展。有鉴于此，笔者在本书中将隆庆和万历两朝的改革运动作为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总称为隆万大改革。隆庆时期为第一阶段，万历时期为第二阶段。在有关章节中，笔者力图如实地评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万大改革第一阶段所曾起过的重要积极作用。对于高张两人均能高瞻远瞩，继之以兢业勤奋，具有高识见和大魄力，能够突破传统格局和陈腐规章，敢于批判扬弃，而又能较好地控驭全局，在短短数年之间，为隆庆时期的重大改革创造出丰硕政绩，以及两人在当时确曾存在过相互倾心钦仰、同心协力、共襄大计的关系，都给予应有的肯定。

三

其次，是关于隆庆时期的内阁内部连续出现激烈斗争的性质问题。

推行大规模的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各阶层各方面人们的利益，也必然要改变某些处理政务的传统程序、工作和思维方式，当然也存在着权益的再分配和相应的人事变动，从而必然会产生许多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普遍存在于社会和各级官僚机构之中，而且，也必然更集中地反映到作为中枢主要辅政部门的内阁之内。隆庆朝虽然短短六年，但先后入阁任大学士的却有九人之多，即：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张居正、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高仪。其中，徐、李、高（拱）三人曾先后任首辅，而张居正则是自隆庆嗣位直到去世，一直位居大学士之职，并顺利转入万历内阁的唯一一人。隆庆元年（1567），阁内原有大学士六人，即徐、李、郭、高（拱）、张、陈，由于每个人的背景、经历、识见和利害关系各有不同，阁内风潮便已迭起，阁员之间纵横捭阖，倾轧咬噬不断，人际关系瞬息变易。早在嘉靖皇帝刚咽气，隆庆年号尚未公布之时，高拱、郭朴和徐阶之间，即因起草《嘉靖遗诏》的过程，以及对《遗诏》内容的不同看法点燃起战火，互相嫉使亲近言官上疏揭攻对方，导致高、郭于隆庆初元即被迫切去，但徐阶亦难安于位而在隆庆二年“致仕”回籍。不旋踵，由于高拱在隆庆嗣位前，久在其藩邸任职，备受隆庆器重，又因张居正的斡旋，隆庆三年底便被召还，且破格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受到特殊的重用。而在此前后，著名理学家、原礼部尚书赵贞吉、隆庆的藩邸旧人殷士儋亦被召入阁。新人又带来新的矛盾，并且迅速白热化。矛盾很快就转为以高、张为一方，以赵贞吉为另一方的明争暗斗，终于发展为高、赵的正面冲突，赵贞吉在四年底负气而去。殷士儋亦自认为不堪受高、张排挤，对高拱挥以老拳，几乎在阁内演出全武行，最后落败出阁。至于曾一度接任首辅的李春芳，只知持禄守官，无远虑亦无作为，久已被称为“青词宰相”，素受高、张鄙薄，当徐、赵、郭、殷相继退出后，自知无法再主持阁务，便黯然归隐。陈以勤本来是一个淡泊名利，

并不恋栈官场的人，目睹阁内连番爆破，杀伐之声相闻，决定知机抽身，奏请回籍养老。高仪是到隆庆去世前一个月才入阁的，但就职不到三个月便猝逝，不过是一个人出内阁的匆匆过客。于是，经过这样几度斗争和浮沉甄汰，只留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位拥有实权的人物。隆庆阶段诸般改革措施，就是由他们二人谋措和推动运行的。

近数十年，对于隆庆内阁的人事变迁和权力转移，有些史家将之概括为“混斗”。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问题的实质。不容讳言，不论徐与高、郭，高、张与赵、殷的斗争，旁及李、陈的无奈求退，高仪的猝死，确实都有着权位争夺、个人恩怨以及意气用事的成分在，但绝不能忽视，很重要的还在于成员之间在政纲上、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就存在着严肃的冲突。

不同的历史阶段召唤着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不同的人生经历、思想文化背景，哺育出性格悬殊、政治取向迥异的人物。

以徐阶而言，他“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1]。为人处事特长于忍耐深沉，擅于谋略算计，本来是玩弄政治柔术的高手。当嘉靖末叶，他成功地扳倒了权势熏天的严嵩；当国后，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一时“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于是论者翕然推阶为名相”^[2]。特别是，在嘉隆交替，“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3]。应该承认，在上述两个关键时刻，在当时特殊复杂困难的局势下，徐阶是一个能巧为因应而且饶有干才和业绩的人物。李春芳紧相追隨襄辅，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时代在发展，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亦发生变化。进入隆庆朝以后，朝野有识之士面对着自正德、嘉靖以来遗留下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已不仅仅满足于适度补漏除弊，而迫切要求更新，各种主张改革的声浪，正如开闸泄洪，波涛直下。徐阶以及

[1]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2]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3] 《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李春芳对于这些呼声，先是愕然，后是茫然，甚至还有反感，无法接受急剧的再转折，仍然谨捧着“恢复祖宗成法”的神幡以对付。试读徐、李在下野以前所上的奏疏以及文章函牍，虽偶有诤谏，无非只是“致君尧舜上”的老套，根本没有要触动到原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架构的内容。而与此同时，高拱和张居正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高拱在其《除八弊疏》，张居正在其《陈六事疏》，都能高屋建瓴，分别提出一系列大破常格，立足于变的方案，坚持变则通，通则兴，绝不应再抱残守缺。笔者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对两者的言论主张作了比较，旨在说明，当时在内阁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政见的对峙，如水火之不相容。当此关系全局兴衰须抉择决策的关键时刻，徐阶以及他的紧密追随者李春芳，已经绝无能力再朝前迈步了，他们先后被挤出内阁，淡出政坛，应是无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谓之为“混斗”，似未能完整地反映出斗争的实质性内容。

内阁成员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上的对立，亦可视为在政见上分歧的折射。

隆庆时期的内阁，不但在政见上隐约有坚壁深垒在；而且在学术上，亦有旗帜分明的门户和思想理论分野。一方是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尊奉在南宋学者陆九渊“心学”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阳明学派”；而另一方，则是在外表上仍自诩为儒臣，口头上未尝悖离孔孟之道，但实际上服膺并推行战国时期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学说的高拱和张居正。两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首言徐阶。“时新建伯王守仁以讲学倾东南，阶与门人欧阳德同年而善之，遂为王氏学。”^[1]他自入世以来，即以捍卫孔孟儒学为己任，早岁曾因反对时任首辅的张孚敬准备废除孔子“文宣王”称号、摘除其遗像，代之以木主的事，当面严词驳斥孚敬，因而以号称“清华之选”的翰林院编修，被贬为延平府推官。他在延平继续授徒讲学，著

[1]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徐阶传》。

有《学则》一书作为讲义，仍大力宣扬“阳明学”。其后，任江西按察副使时，又专门为王守仁建立专祠，进一步推广其学。他主张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哲学分歧，将之合而为一。及至入主枢垣，徐阶以著名理学家而兼为最高级大官僚，每以宋明理学的传人自居，每以能将理学教义原则溶注入实际政治自炫。他还利用执掌的行政权力，大力奖掖甚至亲自主持讲学，一再邀集朝廷各衙署和地方来京官员听讲，经常在官馆、僧舍和道院召开近千人的经旬大会，“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1]。徐阶为政，“一味调和”“凡事甘草”，以不轻露锋芒，能处逆境，能韬晦深藏，但又能及时转机见称，实亦受其笃信的“识仁”“定性”“待时”等理论的指导。

曾一度任职内阁首辅的李春芳，不论在政务上或治学上，都是徐阶的忠实追随者。他师事徐阶，是徐阶主持各种讲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襄助者。春芳自早岁即“究心理学”^[2]，积极参与阳明学分支泰州学派创立人王艮及甘泉学派主将湛若水等人的讲学活动。他自称终身信奉“致良知，认天理”，称之为“六字真诀”^[3]。

赵贞吉私淑王守仁，他自入仕以来，一直讲学不辍。特别是任国子监司业时，即以《阳明全书》作为指定教本。他是明中期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在理学的地位，略逊于徐阶，而高于李春芳，清代学者黄宗羲编纂的《明儒学案》一书，将赵贞吉归入泰州学派，在该书卷三四，有关于他的专门记述。

以上事实说明，在隆庆朝的内阁中，确实存在着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大“学者”组成的，以尊奉陆王心学为理念的“同志”，并且在当政期间，大力利用拥有的职权威望以扩大其讲学活动。此在政治上亦有明显的反映，他们三人在阁内坚持保守旧制的治道观点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就必然要激发与实际信奉和推行商、申、韩法家学说的

[1] [清]顾炎武：《亭林余论》，《与潘次耕札》。

[2] 申时行：《大学士李春芳神道碑铭》，见李春芳《赐闲堂集》卷二一附录。

[3] 李春芳：《貽安堂集》，卷四。